值班主任:孙靓 责任编辑:周灵 新闻热线:(010)63376755 E-mail:zgxxbfkb@163.com

催报

■ 房雪

这家服务业企业的名字又一次出现在了服务业价格调查催报名单上！这让负责此事的我感到很郁闷，已记不清是第几次催报了。每次电话催报，企业会计都漫不经心地随口道："忙着呢，过两天就报。"挂断之后，又是石沉大海。

反反复复，一拖再拖，眼看着上报的最后时限一天天逼近。如果迟报，将会影响统计数据的按时汇总。科长忍不住说："我们还是去一趟，看看企业到底是什么情况吧。"于是我俩就循着登记地址导航一路摸过去。

目的地既不是写字楼，也不是产业园，更不是想象中的商务区沿街门面，竟是一处城中村街巷深处的大杂院。刚走到院门，一股烟火气便扑面而来。院里并排开着几家馆子，招牌红底白字，写着"东北菜、烤全羊"。饭馆的后檐搭着几间低矮平房，是员工宿舍，晾衣绳上挂着几件工装，颜色深浅不一，在风里轻轻晃荡。

我们四下打量，却看不到门牌和任何企业办公的痕迹。科长试着拨打企业会计的电话，听筒响了四五声，随即被挂断；再拨，还是挂断。沉默了几秒，科长没作声，又从口袋里掏出另一部手机，换了个号码拨过去，这一次，对方接了。

"陈会计，我们是国家统计局朝阳区调查队的，现在已经到您登记地址这儿了，就在烤全羊店门外，统计材料给您送过来了，麻烦抽空下来取一下，就耽误您几分钟。"

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，"好吧，那我下去吧。"

一位中年女性从"烤全羊"店磨蹭了出来，迟疑地伸出手来接材料。"陈会计。"科长将材料递过去，语气平和。她接过那一叠纸质材料，没急着看，先抬眼打量了我们一圈，带着几分疲惫，开口便是满腹委屈："每个月我要报很多报表，你们国调队又要填一张服务业价格的表，实在忙不过来了，你们就替我填了吧。"

"规定上我们不能替企业填报，报表需要您自主报送，这也是对企业负责。咱们报上来的数据，是了解行业情况、出台扶持政策的依据，得每家企业如实填报才行。"科长耐心解释，"填报过程哪里拿不准，可以现在就跟我们说，我们留下来现场指导，我们跟您进办公室，教您在统计云上操作，很快的。"

她捏着那沓材料，指节微微用力，低头嘀咕了几句，声音含混，听不清是在抱怨报表繁琐，还是念叨手头事务繁多。过了半晌，她终于松了口，语气缓和下来："知道了，国调队的报表我熟，清楚怎么上报，等下我自己提交，就不用你们在这儿陪着了。"

科长和我都松了一口气。这一趟上门核实、送材料，把填报责任当面讲清楚，任务总算落了地。没有想象中的难沟通，有的是几句推脱、一番解释。基层的统计调查工作，很多时候就是这样靠一趟趟脚板走出来的——奔忙于街巷之间，穿过烟火与嘈杂，在一个个不起眼的角落，敲开一扇扇也许并不情愿打开的门，把那些关乎国计民生的数字，一点点问清楚、记下来，既寻常又真实。

回程走在巷子里，我俩都没怎么说话。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，脚步踩在水泥地上，发出细碎的声响。

（作者单位：国家统计局朝阳区调查队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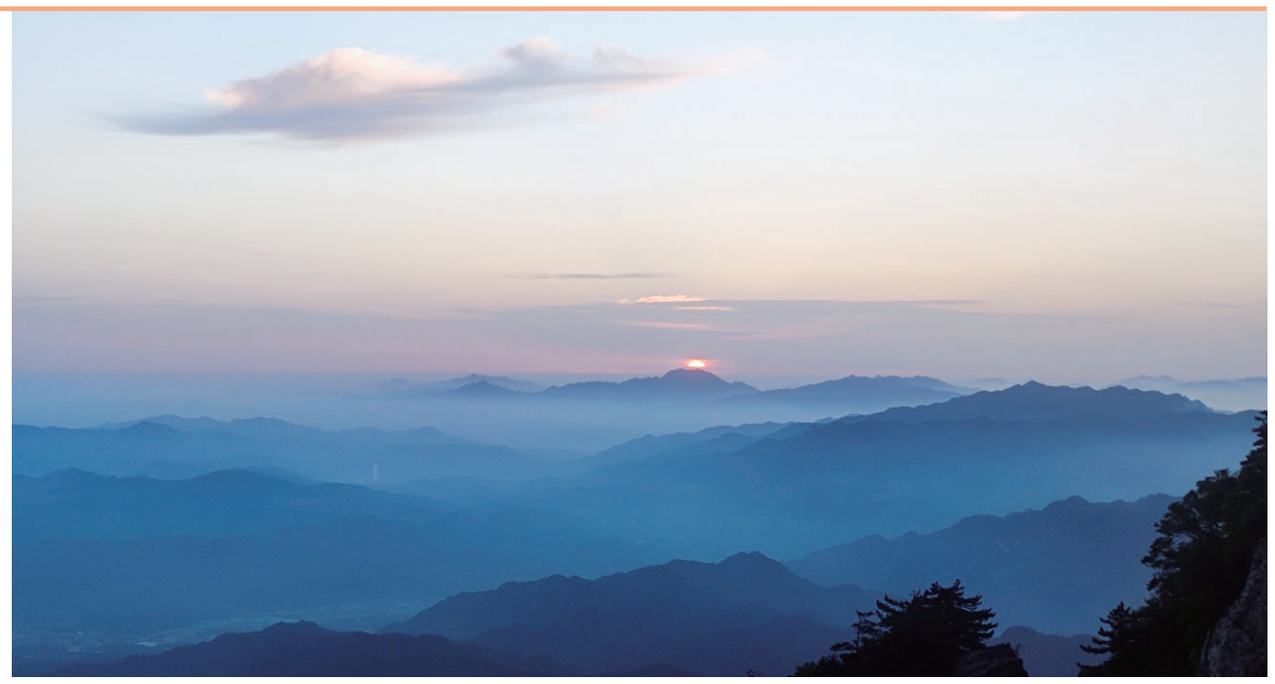


向阳而生

谭婷婷 摄

层峦晓旭

刘奕 摄



桂苑相逢

■ 杜铭

周末，社区组织党员志愿服务活动，我报名参加了。我和单位刚退休不久的老前辈住在同一个社区，平日里偶尔碰面，没想到这次志愿活动现场，恰好遇见了他。

老前辈依旧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，领口扣得整齐，只是满头白发，像落了一层早霜。他身旁站着杨哥，两人都是老党员，退休之后一直主动参加社区志愿工作，今天还一同过来帮忙整理记账户台账资料，老前辈的老伴也在一旁搭手。

看见我，老前辈眼睛一亮，笑着挥手招呼。趁着整理资料的间隙，我们站在社区小广场的桂花树下闲谈。我问起他退休后的日常，老前辈说，每日清晨到滨江路散步，回家读书养花，日子清闲。老前辈的老伴在一旁笑着说，"闲是闲了，心里总还惦记着那点事，上个月还帮几个记账户捋了捋账，有天下大雨，他还非要出门，说有个记账户打电话来说账记糊涂了，他得去帮忙看看。我说你都退休了，还操这个心？他说，人家信得过我，我哪能不去。"

老前辈摆摆手，显得有些不好意思："习惯了，改不了。"

杨哥闻言来了兴致，放下手中的资料，打开了话匣子："老哥，您还记得当年去大英县那户生猪养殖大户的事吗？我们跑了三趟，人家门都不开，换了别人早放弃了，您愣是跑了五趟，最后那养殖户主动把您带到猪圈里，还帮您数猪崽。"

老前辈淡淡一笑，摆了摆手："那都是小事。"杨哥却不肯罢休，继续细细说起当年场景："那时候条件差，没有现在这些电子眼啊、智能终端啊，数猪全靠肉眼。那养殖户的猪圈大，母猪刚下了一窝崽，小猪崽满地跑，愣是把人眼睛都看花了。后来养殖户主动配合，俩人在圈里'邀猪'，邀一批数一批，逗得小猪满圈乱窜，他们俩满头大汗，最后硬是把数据给弄准了。"老杨看向老前辈，语气郑重，"老哥，您教我的第一句话，我记了一辈子，搞统计，不搞假数。"

桂香随风漫过来，阳光穿过枝叶落在摊开的台账上，我也想起老前辈同基层打交道的故事。有一次，为了核实一户村民的记账数据，他天不亮就出发，半路突降暴雨，黄泥路黏得车轮都转不动，他半推半扛着自行车，在暴雨泥泞里艰难地走了十多里山路。到了村民家，人成了"落汤鸡"，账本却裹在塑料袋里，干干爽爽地递到了记账户手中。

他老伴说起来，语气里带着心疼，也带着骄傲："那时候年轻，不在乎。现在老了，一到阴雨天膝盖就疼。"老前辈笑道："那是老天爷给我发的'统计勋章'。"他抬眼望向远处："这辈子干统计，有一件事我敢拍胸脯，没有出过一笔假数。"他顿了顿，语气坚定，"诚信这张名片，我揣了一辈子，退休了，还在身上。"

活动结束时，老前辈拍了拍我的肩膀叮嘱："小子，好好干。统计这碗饭，端的是良心。"我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
（作者单位：国家统计局遂宁调查队）

秋天，是舒展更是金黄

■ 薛怡

今年的秋，在几场接踵而至的台风天里悄然而至，让人几乎想不起此前的酷暑。马路两旁的梧桐叶和松果落了满地，一阵风过，行人裹紧风衣。十字路口等待红绿灯的小学生们，叽叽喳喳地聊着刚开学的见闻。

我对家乡的秋天原本没有太多实感，因为大多时候，季节会直接从夏天跨到冬天，秋天常在指缝间悄然溜走，甚至不带一阵风。我于是很想慢慢感受这来之不易、悠长而有滋味的秋天。

想起小时候的秋天，树上的果子会随机掉落，摇一摇就能落下许多叫不出名的野果。村里有经验的老奶奶会告诉我们哪些能吃，如果好吃，我们每天下课都要去摇一次，直到冬天那棵树变得光秃秃。

家家户户在秋天都是忙碌的。田里的水稻由青绿变成青黄相间，很快便能看见遍野金黄。长满野草的田埂，下午三点以后也人来人往。小时候自动化和机械化收割尚不普及，离村远一些的田地，收割后都要从窄窄的田埂经主干道运回。偶尔还会有一两头牛慢悠悠走过，啃几口这家奶奶的水稻，又把那家爷爷的黄豆连根拔起几株。明明长得差不多的牛和羊，乡亲们却能分清是二大爷家的，还是三太奶家的。我则让爷爷在我们家牛的鼻子上绑一根醒目的红绳，只为牵牛回家时不至于牵错别人家的。

到了秋天，村里的大人们有的坐在树荫下把花生从苗上摘下来，再把剩下的花生叶梗晒干当柴烧；有的在自家院子里打油菜籽、晾晒；还有的在二楼楼顶上晒谷子，用尿素袋压着红砖头，便划出一道清晰的界限。若是临时有雨，我们几个放学回来就会迅速进入"战斗模式"：你拉开袋子，我推稻谷，一簸箕一簸箕地哼哧哼哧收谷子。

快要下雨时，往往很容易察觉。不靠手机提示，也不靠骤起的风。那时的天气似乎很有规律，或是低飞盘旋的鸟儿告知，或是天上乌云密布。小时候的秋天，下雨也是喜乐的，因为那是丰收的雨、喜悦的雨，不是突如其来的，大家都会站在门口，互相吆喝着提醒。

小时候过了秋，后山上很少有绿色的大树，大部分都会变黄，黄得分明。而绿油油的红薯藤、西瓜藤和南瓜叶子便显露出来，因为稻子和花生都收走了，其他蔬果反倒更显眼。

记忆里的南方小乡村，秋天是舒展，是午后的穿堂风，是平房楼梯间午休铺在地上的尿素袋，是三点以后马路上来来往往、背着铁锹、拿着镰刀去田间地头的乡亲们。阳光很晒，但满眼金黄。

（作者单位：国家统计局瑞安调查队）



柿枝鸣禽

刘小靖 绘

雨中调查

■ 任天龙

撑伞踏泥莫匆匆，
秋声正好叶正红。
细问柴米油盐事，
事事民生总关情。

（作者单位：国家统计局丰台调查队）

表里山河

■ 李宏

峰峦如聚，波涛如怒，山河表里潼关路。潼关是关中平原乃至长安的东大门，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，其山河环绕，铁马雄关，气势磅礴。"峰峦如聚"是山，这儿的"山"指华山，为中华名山，又称父亲山。"波涛如怒"是河，这儿的"河"是母亲河黄河。"表里"指华山、黄河与潼关相应的位置，即华山在关内，约四十里地，黄河在关外，紧邻潼关古城，这是山河表里最原始、最纯粹的诠释。

以前多次乘车途经此地，"看，黄河！"人们的目光完全为浩浩荡荡的黄河所吸引，总是匆匆而过，留下无限遐想。今身临其境，观大河奔流，赏日出日落，叹逝者如斯，无不心潮澎湃。此刻，特别能理解张养浩《山坡羊·潼关怀古》的生动描述。

黄河九曲十八弯，著名的老牛湾、乾坤湾皆婉转、圆润，而极为罕见的黄河直角湾就在潼关。黄河出秦晋峡谷后，流经潼关，受秦岭山脉东段华山阻隔，突然转折向东，形成一个近乎90度的直角湾。这是母亲河与父亲山第一次激烈碰撞的结果，是渭河汇入黄河的地方，正处于秦晋豫三省交界之地。直角外弯即右岸西南角是陕西潼关古渡，直角内弯即左岸东北角是山西芮城风陵渡，两渡附近百余米高的土塬高崖都是理想的观景台。

国庆期间，我们有幸12小时内看到了黄河直角湾的日出、日落。当天傍晚6时30分，我们登上左岸高崖凤凰咀，居高临下，终于欣赏到了"长河落日圆"的无限美景。"一道残阳铺水中，半江瑟瑟半江红"，宽阔的河面、广袤的视野、壮美的图画，江山如此多娇，引无数英雄竞折腰。远眺渭河入黄，作为黄河的最大支流、平日天天见的渭河在母亲河面前完全换了一副模样，好似一个温顺乖巧的孩子，静静地投入母亲河的怀抱，回家、回家……一种暖暖的幸福感即刻涌上心头，在母亲面前，谁还不是个宝宝。河对岸是巍然耸立的潼关古城，高大雄伟的关楼近在眼前，其身后便是隐约可见的华山群峰。

次日6时30分，我们早早出现在黄河右岸的凤凰山十里画廊，想看看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进黄河的美妙情景，因多云，朝霞色彩朦胧，为黄河直角湾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，愈加令人神往，久久不愿离去。遥望对岸，中条山比前一天看到的华山清晰多了，两山夹一河的景象异常明朗，从中体会到诗仙"巨灵咆哮劈两山，洪波喷流射东海"之神韵。传说华山和中条山原本连接在一起，却阻碍了黄河东流，河神巨灵手劈两山，疏通了黄河，却把手印永远留在了华山东峰峭壁上，成为著名"关中八景"之首"华岳仙掌"。两岸凤凰咀与凤凰山传说一个是凤头、一个是凤身，轻卧河波，在霞光映射下，如凤凰一般浴火重生。周身秋风浩荡不止，一眼望不到头的风电叶片时针般不停地旋转，古战场早已转化为绿电产业新战场，为潼关再添新景。

除去豪迈，潼关也不失温柔。上世纪60年代因三门峡水库的修建，潼关古城几乎被全部拆迁，如今的城楼为旅游所需复建，原老城内仅有地势最高的水坡巷完整保留了下来，在老街上散散步，尝一口地道的黄河大鲤鱼和潼关肉夹馍，尤其后者创新以油酥饼夹馍，一举突破白吉肉夹馍的单一模式，在全省占有一席之地，成为陕西非遗和当地重要的经济、文化名片，深受消费者青睐。

潼关承载了多少秦汉兴亡事，留下多少隋唐豪放诗。八年抗战，中国军民同仇敌忾，依黄河天险、坚守潼关，始终拒日寇于关外，保卫了祖国大后方的安宁。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。上关楼，望西都，山川锦绣，不踌躇。

社长:孙志强 总编辑:赵国华 值班总编:黄真 本社通信地址: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57号 邮编:100826 本报年度订价:298元 北京市报刊发行局发行 全国邮政局(所)均可订阅 广告发布登记号:京西市监广登字20170276号 广告热线:(010)63376707 发行热线:(010)63376783 人民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地址: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